

创伤理论视域下《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创伤主题

吴晞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56

【摘要】：《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以个人传记的手法记录了美国白人女性塔拉·韦斯特弗不可思议却又鼓舞人心的人生经历。从创伤理论的视角切入，本文探究了该书的创伤主题：解读塔拉个体创伤的来源，即原生家庭带给塔拉的心理创伤；分析塔拉自我找寻之旅，即塔拉通过何种路径修复创伤，找寻真正的自我；并探讨自传体小说形式以及地点刻画等再现创伤记忆的叙事策略。教育弥合了原生家庭带给塔拉的心理创伤，并给予她飞往自己的山林的勇气与力量。

【关键词】：创伤理论；原生家庭；自我找寻；教育

引言

塔拉·韦斯特弗（Tara Westover, 1986-）是美国传记作家与历史学家。她的处女作小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Educated: A Memoir）以个人传记的叙事手法记录了一位美国白人姑娘令人难以置信的成长经历。2018年，该书一经出版便获颇多赞誉，一跃成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畅销书排行第一名。2019年11月该书的中文译本在中国发行，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目前国内对《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一书的研究较少，笔者拟从创伤的角度切入，在创伤理论的视角下探究本书的作者即本书的主人公塔拉个体创伤的来源、创伤的修复与弥合、以及创伤记忆再现的叙事策略。

1 塔拉个体创伤的来源

原生家庭可能给个体造成的创伤不容小觑。区别于个体成人后所组建的新生家庭，原生家庭是指个人出生后被抚养的家庭，是个体情感经验学习的最初场所^[1]。塔拉的原生家庭人口基数庞大，全家九口人住在巴克峰山上。父亲吉恩（Gene）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症而不自知，一味给孩子们灌输偏激的思想。该病症的主要症状如偏执、狂躁、自我感觉良好、受迫害妄想等在吉恩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母亲法耶（Faye）扮演着一个讨好者的角色，她无法阻止自己去猜测别人想要她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无法阻止自己强迫自己做出改变，因此他与吉恩隐于山上默默地生活。创伤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词汇“traumatikos”，原意为伤痛。创伤一般指由外界因素造成的身体或心理的伤害，既可指由某种外部力量造成的损伤，也可指由某种强烈的情绪伤害所造成的心理损伤。美国心理学会把心理创伤定义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即“遭受过强烈的精神创伤或经历了重大生活事件后发生的延迟性精神病理性反应的一类应激障碍”^[2]。美国学者卡鲁斯（Cathy Caruth）认为“创伤描述了一种突发的或灾难性的事件所具有的压倒性经验，其中，对事件的反应往往以延迟的、无法控制的各种幻觉和其他干扰性现象的重复出现方式发生”^[3]。

在《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塔拉为我们再现了原生家庭给她带来的心理创伤。原本对自己非常亲昵的哥哥肖恩（Shawn）对她态度的急剧转变造成是塔拉个体创伤的导火索。肖恩的所作所为让塔拉病态地认为自己坚不可摧，然而事实却是塔拉遭受的心灵创伤

十年如一日地如梦魇般一直困扰着她。家人的不承认以及对此事的不作为是塔拉心理创伤的直接来源。母亲法耶目睹了事情的整个过程，但法耶最初却选择沉默与无视。直到另一个女儿也站出来声援塔拉，法耶才承认了这一事实，“意识到有丑恶的东西存在，而我对此视而不见”^[4]。母亲向女儿们承诺会对她们的父亲吉恩坦白，然而沉默的母亲继续保持了沉默，依旧对吉恩只字未提。塔拉与父亲开诚布公时，吉恩表示他并不相信她，他认为塔拉歇斯底里的记忆不可信，并训斥塔拉“轻率的指控别人”。父亲选择相信肖恩，母亲也仍在维护肖恩，将发生的一切称作小孩子间的玩闹。吉恩斥责塔拉歪曲现实并认为塔拉的愤怒才是整个家庭真正的威胁。最终，塔拉与父母断绝了关系，逃离了原生家庭。然而，父母对肖恩的辩护以及对自己受害经历的否认粉碎了塔拉的世界。塔拉拒绝接受父亲的赐福以消除魔鬼对自己的控制，与家人的分裂以及对自我认识的混乱让塔拉精神崩溃，日日梦魇。

2 塔拉自我找寻之旅

受创者开启自我找寻之旅必不可缺的前提就是修复创伤。赫曼（Judith Herman）在其著作《创伤与修复》（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 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一书中指出了创伤修复的一般过程，他认为“复原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安全的建立；第二个阶段是回顾与哀悼；第三个阶段是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5]。《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一书再现了塔拉创伤修复的整个过程。

在创伤修复的第一阶段，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困扰、无法分清想象与现实的塔拉逃离了巴克峰。在这一阶段，受到创伤的塔拉开始给自己灌输自己坚不可摧、不受任何事物影响的观念。与此同时，她开始写日记，试图依靠在日记中重建现实来控制自己的记忆。第二阶段，迈出大山处于社会边缘的塔拉开始试着与父亲称之为“异教徒”的人交流，对塔拉感到好奇的主教、克里教授、斯坦伯格教授帮助塔拉慢慢敞开心扉，而在此阶段，塔拉仍然试图埋藏不堪的回忆，对于自己的过去或避而不谈，或闪烁其词。而在第三阶段，塔拉重拾了信心，她开始向自己的朋友们谈论自己的童年趣事，向同学们描述家乡巴克峰、众多的废料厂、谷仓与畜栏。此时的塔拉在剑桥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直至遇见德鲁，塔拉才首次毫

无保留地向外界讲述了自己的家庭与家人，不再刻意隐瞒自己的过去。然而面对姐姐奥黛丽的屈服倒戈、父母将自己魔鬼化，塔拉的创伤修复又回到第一阶段。塔拉彻底崩溃，恐慌症的发作、夜夜梦游再次将塔拉与朋友的距离拉远。无法思考的她不分昼夜地看电视剧寻求心理慰藉。塔拉在第二、第三阶段的表现正是受创者表现的心理症状：“既想让别人注意到那难以启齿的创伤秘密，又想极力掩藏它的存在。受创者会交替出现麻木无感和创伤事件重现两种不同症状”^[5]。后来塔拉选择心理咨询治疗，经过连续一年的治疗，她渐渐能够平复自己的心境，并重新开始学习。塔拉的研究让她重拾了面对生活的信心，明白了历史是由自己书写的这一道理。教育给了塔拉力量与勇气再次面对以往的恐惧，并作出了选择：飞往自己的山林。

教育治愈了原生家庭带给塔拉的心理创伤，帮助她重塑对世界、对自我的认知。肖恩对塔拉第二次暴力相向时，塔拉决心离开巴克峰去杨百翰大学学习。从自学考进杨百翰大学，到获得盖茨剑桥奖学金去剑桥学习，从硕士到博士，新知识一次次刷新塔拉对世界的认知，也让她对哥哥、对父亲、以及对自我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假期几次返回家乡让她开始思索自己的受暴经历，她也曾在家庭与自我之间摇摆不定，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女儿，是家族的叛徒，塔拉一度想要和父亲、和自己的家人和解。塔拉也曾质疑自己的记忆，盲从他人的判断，甚至有那么一刻，塔拉愿意放弃自己对是非、现实和理智的看法，只为赢得父母的爱。然而塔拉受到的教育告诉她“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的内心”^[6]，由此塔拉踏上了自我找寻的旅程。教育将塔拉拉到新世界，也打开了塔拉寻找自我的大门。在塔拉本人看来，帮助她找寻到自我的正是教育。“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6]。对于塔拉对教育的理解，她本人在接受《福布斯杂志》访谈时谈到“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史。接受教育，但不要让你的教育僵化成傲慢。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它不应该使你的偏见变得更顽固”^[6]。找寻到真正的自我之后，塔拉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巴克峰，飞往了自己的山林。

3 创伤记忆的再现

地点作为一种重要的语境因素是再现创伤记忆的一个重要叙事策略。米歇尔·巴勒夫 (Michelle Balaev) 在《美国创伤小说的实质》一书中提出主人公的个性特点、家族史、文化背景、地理位置、个人所处的时代影响并决定了主人公在面对伤害事件时在他自己的意识留下的记忆，这就是创伤的实质。此外，米歇尔认为这些因素

不仅影响和决定了主人公受到伤害的程度，而且还影响和决定主人公如何走出伤害造成的阴影，重塑自我。在诸多因素中，米歇尔认为语境因素，即地点尤为重要，因为地点可以多方位地展示创伤的价值。创伤经历和记忆的地点在小说的创伤描述中是非常重要的标识，因为“地点是一个无声的人物，它和文化背景、历史年代一起决定了个人和团体所受到的伤害的价值，它左右人物的情感，决定了作者的叙事方式，而不仅仅是作为背景隐身在故事的情节后面”^[7]。

在《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中，作者对地点的刻画对于再现创伤记忆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部小说最为重要的一个地点就是巴克峰，而巴克峰是塔拉界定个人身份的重要依据。对于作者塔拉而言，巴克峰就是家的代名词，也是她痛苦记忆的来源地，因此塔拉对巴克峰有着复杂的情感认知。巴克峰和塔拉的创伤记忆是相互依存的，在塔拉经历创伤事件的不同时期，巴克峰在塔拉个人身份界定中扮演着两极化的角色。在塔拉经历创伤事件以前，巴克峰作为塔拉爸爸故事中的“印第安公主”，以及塔拉童年的游乐场，无疑给幼年的塔拉带来了无限乐趣。此时塔拉与父母的关系并未分裂，巴克峰在她眼中是温暖的港湾，作为家庭的一份子她在巴克峰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与集体感。然而在塔拉经历创伤事件之后，巴克峰对于她来说是难以跨越的禁地，无法企及家庭的温暖，一旦踏入，撕心裂肺的伤痛便会周而复始的循环。

在塔拉从这段创伤记忆走出来之前，她认为“无论我看上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的教育如何辉煌，我的外表如何改变——我仍是她。我充其量不过是内心分裂的两个人。她在里面，每当我跨进父亲家的门槛，她就出现”^[4]。此时位于巴克峰的塔拉无法认清自我，沦陷在创伤与自己重构的世界中摇摆不定。随着塔拉逃离大山，巴克峰扮演的角色不断变化，像母亲一样召唤塔拉，也像偏执的父亲一样暴怒。巴克峰一直左右着塔拉的思绪，牵动着塔拉的创伤记忆：“我一直对公主念念不忘。在大洋彼岸我听到她的召唤，仿佛我是她牧群中一头恼人的小牛犊。起初她用温柔的声音哄我，但当我没有答应，当我转身走开时，她的声音变得愤怒。我背叛了她。我想象着她的脸因愤怒而扭曲，她的姿态沉重而充满威胁。多年来，她一直以蔑视女神的形象活在我的脑海”^[4]。直到塔拉与自我和解，巴克峰的最终形象清晰的展现在她自己的世界里：“但现在看到她，站在她的田野和牧场上，我意识到自己误会了她。她并未因我的离开而生气，因为离开也是她生命周期的一部分。她的角色不是圈养野牛，不是动用武力将它们聚拢起来，加以限制，而是为它们的归来而庆祝”^[4]。

参考文献:

- [1] Jacqueline D. Urcan, Relationship of Family of Origin Qualities and Forgiveness to Marital Satisfaction. Hofstra University, 2011.
- [2] 施琪嘉. 创伤心理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12.
- [3]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美]塔拉·韦斯特弗著,任爱红译.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9:284,314,368,370,379.

[5] Judith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 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1,155.

[6] Catherine Brown. She Never Saw a Classroom Until College, Now She has a ph.D. and a Lot of Thoughts about Education[J]. Forbes, 2018.

[7] Michael Balaev. The Nature of Trauma in American Novels [M].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2:xi-xv.

作者简介:吴晞(1999-),女,汉族,四川省巴中市人,文学硕士,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